

羞耻

连续三场,连续三场彭翔表现糟糕。脱手、穿裆、慢半拍,被对手接连破门。三场球丢了11个,创昆明野球史上丢球记录了吧。拯救一个37岁门将的惟一办法是扳平或超出比分,可我拼上老命也不可能连进11个啊。我骂他说,“你他妈的丢惠恩的脸!”他像落水狗一样耷拉着脑袋。10年了。10年前他刚来惠恩的时候那叫一个生猛,像鱼雷一样扑下单刀和爆射。惠恩的大门,他守了10年。

新的周末,我上半场进两个,下半场遭到几个陌生小子的逆袭,很快被逼平。两个球打得彭翔没一点脾气:一脚低射、一脚吊门。几个小子明显练过,他们牢牢控制了中场。15分钟后,小孙接我直塞球再下一城,对手很快再扳一球。3:3。不过,还有时间,不会像上周一样输掉的。最后5分钟惊心动魄。我咬牙一次次强突,但迟迟不能进球。是的,你猜对了,彭翔又出现重大失误——对手角球,一个傻乎乎的老家伙原地站着,皮球砸中他脑袋飞进空门。彭翔本该钉在球门线上的,却冲出了小禁区。

他板着脸下场,手套扔在脚下。我已经不想骂他了。“对不起——”“到底咋啦?”他一声不吭。“你好好说,兄弟们不会不管。”他仍不吭声。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头发丝一样的小东西,突然断了。10年前的彭翔多棒啊,一个生龙活虎的湖南仔刚来昆明,上了场就大吼大叫,能把对方前锋吓出屎来。10年过去了。10年。没几支队伍还能挺过10年。我说真的。我把湿透的球衣剥下,扔在草皮上。一只点水雀绕着边线小跑,突然飞走了。

“下周不来了,请个长假。”他说。没人说话。你总不能说,好吧别来了,再也别来了。小宝补了一句,“下周你绝对牛逼。这把年纪,输赢不重要嘛,只有杀手李才当欧冠踢。”是的,就我一个人当欧冠踢,咋啦?我错了?我没说。我什么也不想说。

他连续缺课,没人知道他去哪了。水阳临时守门,你不能说他的表现比彭翔更好,但也不比彭翔更烂。我们连续三场拿下对手。大伙都高兴,又觉得少了点什么。我们猜他去哪了,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知道。

“跳槽了,一家保险公司。”小蒋说。“是地产公司。”桂子说。“会计公司。他是老会计。当年跑来昆明干的就是会计。”本杰说。这提醒了我们。当年他从岳阳来

到昆明确实是会计,此后似乎干过很多别的。我还记得他那辆小奥拓换成夏利,之后卖掉夏利换了电动车。再之后,他索性坐公交或骑一辆二手摩托杀奔海埂和红塔。我们隐约知道他住在西

站,具体哪里,没人去过。还隐约知道湖南仔没有昆明亲戚,大概也没什么知心好友。最新说法来自小宝,称彭翔来昆明是因为女朋友跳楼自杀。跳楼?为什么是昆明不是岳阳?小宝说,大概,女的是昆明人嘛。为什么跳?更没人知道啦。这些蠢话我一概不信。我宁可相信他大学毕业就来昆明闯天下,履历像红塔四号场一样清清爽爽。

第7周,他来了。像从前一样挎着蓝色小包,低着头,吭哧吭哧走进来。我们盯着他,像打量一头公牛。其实老远就看见他了——居然剃了光头,像本杰那样的大光头,在太阳下闪闪发亮。“狗日的,还认得回来。”本杰说。“老子差点报警。”桂子说。彭翔嬉皮笑脸地说他回了一趟岳阳老家。我们很快发现他脸上有伤,脑门儿上、额头上也有。我们问他怎么了,不说清楚别想上场。其实他这副模样是不可能上场的。我喉咙发紧。这在惠恩历史上还是头一次。

“打架?你绝对打架了。”我说。他没吭声。“要么说,要么滚。”他拽出门将手套,攥在手里。“靠,打个架有哪样稀奇嘛。”他说。“你说清楚。”“她老公,叫了帮手。”“老公?”“是。”“哪个的老公?”他眯着眼睛。球场空荡荡的。对手还没来。

“妈的!”他说。“你说啊。”“妈的!”他说。“找他去?”“我差点不回来了,留岳阳算球。”“找他去!”他摇着锒亮的大脑袋。我们久久没有说话。能听见风吹草地的声音。天空透蓝,白云大得像另一个世界。对手到齐了,三三两两拥上场地。彭翔坚持上场,没人拉得

住他。走到门线上时,他大喊了一嗓子,震得我耳朵嗡嗡响。我们赢了。这场球他表现完美,没让对手打进一个。之后他又没了消息,谁也联系不上他。大伙很生气——你不珍惜兄弟,兄弟们何必珍惜你?嘴上这么说,到场后还是会打听他的消息。不,没有消息。我深信他会回来的。10年了,没有一个人兄弟真正离开惠恩,没有一个人。我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等下去,抱着某种信念等下去。会回来的。会的。等着瞧吧。

接到彭翔电话是10月的一天夜里。他说他一直有我电话,我问他死哪儿啦?他说你来一趟,叫上小孙、小蒋,来一趟。他说了地址,远在昆明北郊。我挂了电话,站着,想了十来分钟。我没叫小孙小蒋。用不着叫上他们。我开车赶过去,他就路边等我,灯光从远处洒下来。他问我,就你一个?我说,废话。他递烟给我,我拒绝了。这地方很偏,我们站在一幢烂尾楼的门洞里,对面却像个高档小区,三层的房子造型奇特。亮灯的窗口不多,最多四成吧。风里有淡淡的苦味。

“那天晚上,就在那里。”他伸手指了指。那地方靠左,很黑,灯光难以抵达。一条硬邦邦的人行道,略高出地面。黢黑的沿街铺面还是新的。连条狗都没有。我没说话。“他10点下班。”他说。“哪个他?”我说。“单人旁的他。”“哦,”我说,“她呢?”“6点就回来了。”我半天没吭声。他说,真该叫上小孙小蒋。我朝黑暗中啐了一口,说你想干出人命吗?他不再说话。“给我一支烟。”我说。他递给我,给我点上。打火机把他光秃秃的脑门儿照得微暗发亮。伤疤似乎全好了。他丑得像恐龙。我们聊起当年海埂五号场的那场生死大战。也许是我开我的头。我觉得应该是我开我的头。“你一气进3个,又被追回3个。下半场他们4:3反超了。最后时刻还是你杀手李一锤定音。4:4,那叫一个荡气回肠。”我忽然有些激动,使劲把烟蒂扔出去了。“最后,最后点球大战——”“你扑出两个。”“3个。扑了3个。”“3个?”“3个!”他有点急了,“10号,19号,27号,3个。我记得清清楚楚。”“对对,我们罚丢两个。”“第一个低平球,我没动就扑出去了。第二个打左路,我赌了一把,也扑出去了。第三个运气好,狗日的也打左路,半高球,我鱼跃出去,指头刚碰

到,直接推立柱上。”“我们疯狂扑向你,把你狠狠压在下面。”“是啊是啊,小蒋的臭口水流我一脸。”“我还记得那天早上海埂的泥巴味,草味,露水味,桉树味。”是的,我们都记得。哪忘得了?我们哈哈大笑。四周很黑。只有小区门岗透出灯光。里面没人。惠恩的经典大战哪,10年了,差不多整10年了。我们点球击败对手跻身都市周末擂台赛四强。那场球,堪比诺坎普奇迹。“你没想过输?”他说。我摇头。“我知道,你一定能扳回来。”我咧开嘴巴笑了。“你扑点球的时候真酷啊。”“我没压力。没任何压力。”“我头一个上去罚的。我也没压力。”“对,我知道我能扑出去。不是两个就是三个。”“最后一个,你扑出的最后一个,确定是27号?”“27号。绝对27号。”这时候,丁字路口走来一个男人。个子不算高,缩着肩膀,看起来挺结实,穿西装和皮鞋。脚步声咚咚直响。我们看着他,一声不吭。他经过我们,走进小区。当然没看见暗处的我们。彭翔的脚在水泥地上擦了擦,就像扑点的鱼跃之前。远处传来几声狗叫。某幢楼房某扇窗户的灯亮了。我把他的大手松开了。攥得生疼。“你是全昆明最牛的守门员。你永远是全昆明最牛的守门员。”“是吗?”他嗓音忽然嘶哑,似乎哽咽了,又似乎没有。都是我的幻觉。我们从来没这么晚聚过,而且只有我们俩。“周六来吗?”他没吭声。“周六是场硬仗啊。来吧兄弟。”他终于说话了,“海埂,还是红塔?”“红塔10号。”“再踢10年。”他说。“好的,好。我陪你。”我们盯着金色的灯光,很久没有说话。“走吧?”他摸了摸脑门儿上暗淡的疤。“走。”他说。



从医院出来之后,金鹏老老实实待在宿舍静养。他的头部和左肩处都缠着纱布,行动不便,看起来像《海贼王》里影子附着在帝企鹅身上的厨师三治。药水味穿过纱布的网眼,发散得越发浓烈,315室仿佛也成了医院的一间病房。无论是谁逃课猫在宿舍里,最后都会变成一个疲惫不堪的陪护人员。穿着病号服的金鹏,在每个人的对面忧心忡忡地坐下,叹口气之后,就会扔出两个已经重复上千遍的问题。“林若萱来看(我守门的比赛)了吗?”“我妈妈知道(我受伤的事)吗?”标准答案是:林若萱来看比赛了。你妈妈不知道。他疑虑重重,满怀渴望,极其不安,无比心虚,开始进行漫长的灵魂拷问。对第一个问题,衍伸出来的是,她站在哪里看的?有没有鼓掌喝彩?有没有被受伤的瞬间吓到?我的表现还行

陈鹏

吗?住院的时候她有没有再来看我?对第二个问题,则是,我妈妈肯定已经知道了。说不定明天她就会来学校看我。到时候怎么办,现在能不能把纱布全都拆掉,不让她看出来(我受伤的)事?洁白的纱布泛出黄渍,那是药水和汗液的综合作用。等到溃烂蔓延,像火花一样快要迸溅到他的皮肤上,室友就会陪他去校医院重新换药和缠上干净的纱布。那需要经过一段很长的下坡路,难免又要遭他反复诘问,从一个问题开始,周而复始。像西西弗斯的石头一样,呼啸而下,金鹏步履蹒跚地跟在后面,他和那两个终极问题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简直能装上一整个球场。是的,球场。在金鹏的记忆和叙述里,他的受伤和足球场息息相关。

一年一度的庆园春杯足球赛在10月中旬开始,至11月中旬结束。文学院由于男生少,作为鱼腩队伍几年来都是小组赛被反复凌辱的对象,对手往往要趁机捞足净胜球,以掌握出线主动权。文学院女生怒其不争,纷纷投入其他院系高大威猛男生的怀抱。娇小温柔的佳人和五大三粗的汉子在校园结伴同行,这幅小鸟依人的景象构成文学院男生心内挥之不去的阴影。而金鹏尤其甚。和林若萱在大一迎新舞会中跳过一次舞后,他还没有来得及启齿表达爱慕,就眼巴巴目送林若萱翩然投进一个个其他人的怀抱。既然情场失意,足场必须得意,他们日思夜想,渴望在庆园春杯上扬眉吐气一回。

机会在不经意间到来。在研一的王彦俊、大二的曾小顺两个核心的带领下,文学院不仅顺利从小组赛出线,还一举杀入四强,文学院史上第一座冠军奖杯触手可及。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主力后卫大四的何铁军红牌停赛,惟一的守门员大三的方学文腿部受伤无法出战。后卫可以让

大一新生李波和陈涛替补,即使经验不足,只要防守不失位,还可以与对手一战。守门员位置却不是谁都能胜任的,特别是球队之所以能够一路过关斩将,离不开方学文的超水平发挥,多少次高接低挡,硬生生将球队从命悬一线捞回到柳暗花明。谁能取代受伤的方学文呢?球队和学生会召开紧急会议,连辅导员都参加了,最后决定邀请大四的金鹏出山。金鹏是文学院守门员位置上坐二望一的人选,小学是校队正印守门员,正儿八经守了6年大门,获得诸多荣誉,上初高中之后,因为考试升学压力大,才忍痛远离球场。上大学之后,重拾儿时兴趣,守门稳如磐石。当时有句话流传甚广,除了文学院,任何院队拥有了金鹏,便都具有冠军相。可惜文学院战绩惨不忍睹,金鹏又因为追求林若萱一再遇挫,心灰意冷之下萌生退意,已经一年没碰足球了。即使如此,人还是大门里面的人,不可能说走就能走出绿茵场。

三顾茅庐开始了。先是院队,接着是学生会,最后是辅导员,金鹏到底还是被说动了。他找同学兼室友何铁军商量。铁军说:“我是心有不甘啊,关键没法上去踢,真想毕业前踢场决赛。”几杯酒下肚,堂堂铁军竟然流下两行英雄泪。金鹏也动感情了,他想帮兄弟圆这个梦。当然,他也想为自己圆这个梦。他不好意思地问:“如果我上场,林若萱会去观看吗?”铁军说:“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到时不要说林若萱,文学院全部女生都会来现场为我们加油的。”他们两人眼前顿时出现几百个花枝招展的女生把足球场围成一圈迎风摇曳的景象。

“林若萱来看(我守门的比赛)了吗?”随着这声可怜巴巴的一问,并且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金鹏脑子里出现了一场激烈的赛况复播。阔别一年之后,金鹏再次站在了小禁区内,

为之一欣然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他戴着护膝和手套,跃跃欲试,幻想着化解对方前锋的一次次射门,将划出优美弧线的足球牢牢揽入怀中,就像收获女生们仰慕的目光,尤其是被他分外期待和必然倍加珍藏的林若萱。多么有趣,八人组成的两队,像两只蜘蛛一样在场上跳着笨拙的探戈舞。他看着两只蜘蛛前前后后忙碌,而他和另一个守门员则像一枚图钉按在禁区内,指挥着多脚蜘蛛去争夺灵珠。追逐灵珠需要集中心力,不停地消弭语言,让声音变成耳朵不能捕捉心灵不能理解的音符。即使裁判,也只能通过哨音和旗语表达信息。只有当比赛被暂停后,语言才又像脚下的青草一样,重新变得生机勃勃。随着一声尖厉的哨音,像刹车声一样刺耳。禁区内发生身体碰撞,有人跌倒。点球!

不知什么时候,何铁军站到了球门后,大声鼓励金鹏:“金鹏,加油。兄弟,挺住。你忘了吗,你答应过我,毕业前我们还要再踢一场球。”金鹏问:“若萱来了吗?哨声让人太紧张了,我觉得心慌。比赛太紧张了,我都没顾上看周围,人又多,也不知道她在哪里看我比赛。”铁军说:“别分心,就当你是守门员,必须扑出这个点球,保持住希望和比分,你就是全院的英雄。”英雄金鹏点点头,两眼放出坚毅的光芒。从小教练就告诉他,守门员是球场上位置最靠后的人,不是最后一道防线,而是最后一个堡垒,特别是面对点球时,其实面对的只有自己,赌一个方向扑出去,把自己当成移动靶位,球就是高速射出的子弹,被子弹击中,把子弹奋力挡出,就对了。

接下来的十分钟,可以说是电光火石之间,金鹏觉得自己扑对了方向,但球还在小禁区内,对方前锋冲了过来,己方后卫冲了过来,球场上所有人突然像被磁铁唤醒的铁器,铁刀,铁锤,铁钉,铁锯……速度不一表情夸张地被强力吸引,

想想我几小时后告别兄弟走在回家的路上
过早的街道上只有环卫工人走动
风在我失水的脸上编织睁眼的梦境
而你在更衣室里回想你选择
向球门一侧飞出的瞬间,肉体的下坠仿佛
经历了十几个世纪,那记射门
从亚历山大的方阵里飞出
带着弧线旋入成吉思汗营帐,砸倒了毛瑟枪
与火焰喷射器。哗啦一响
那是地铁车门关闭的声音
困意沿着喉咙反酸,胀及双眼
至颅顶完成闭合。我所咬牙承受着的一切
我一再压抑自己不能号叫出声音的一切
在你挥拳从奔向队友的夸张哑剧中被释放出来
甚至那些旗子和烟花也远了

或许你还应该想想可怜的电视机
它呈现给我们一切,却丝毫不理解一切的意义
而比赛就要结束了,漫长的黑色沉默在等待它
纵使它并没有做错过什么
想想太阳,它即将在你欢呼或哭泣的同时
喷薄着不容辩驳的无知
在另一个半球若无其事地升起

想想阳光下那些你永不会认得的人
在熬夜的激情褪去后
他们将如常被一些人
伤害。爱与宽容
在他们心中每天死去一点点,每天
被捏碎饼干大小的一块,这并不比
前锋捅射时触球的面积更大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

当守门员面对点球时我们的内心戏

李壮



扑中点球之后

赵志明

不停地朝中央汇聚集中。金鹏的第二反应很快,几乎紧跟着球下落的弧线鱼跃扑出。三个人撞在了一起,15个人撞在了一起,无数人撞在了一起。队友收住了脚,用身体作为屏障,保护着他。对方队员龇牙咧嘴,脚尖像雨点一样落在他的身上。金鹏眼冒金星,感到透不过气来,场地软绵绵的,似乎随时要裂开一样。他耳朵里听到咔嚓一声,好像是某个人的鞋带松开了。他很想提醒,甚至不断地冒出重新系上的冲动,像鲜血源源不断地从身体中汩汩流出。压在身下的足球像一块红色的石头,硌得他全身都疼。对方还在试图用脚尖把球钩出去……

这次事故,让金鹏受到多处创伤,肩胛开裂,两根肋骨断裂,轻微脑震荡。三个星期后,他回到宿舍休养,从头到脚缠着纱布,像一个挣脱了布条禁锢的木乃伊。他会问见到的每一个人,“若萱来看比赛了吗?”“我妈妈知道了吗?”一开始,每个人都会感到好奇,配合得天衣无缝。没有人能理解所有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当金鹏在校园后门的街道被一辆失控的汽车撞倒的一刹那,他竟然产生了身处一场激烈比赛的奇妙联想。而我们作为共谋,一直让他置身于语言的幻境中。

直到有一天,一个其他系的男生被问到了这两个问题。他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眼前这个缠着纱布散发奇怪味道的男生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受伤。他既不知真相,也不知谎言。更遗憾的是,他是一个粗暴加不耐烦的家伙,愤怒于被奇怪的病人打搅,因此产生了破坏的想法。他说:“林若萱没有来看。”“你妈妈知道了。”

金鹏闻言之后,一言不发返回宿舍,躺在床上,像复活的人又重新死去一样。幻觉消失了,就像被换掉的纱布不知去向。至此,轻微脑震荡痊愈了。钟摆停止了摆动,一切既清晰又固定,正如没发生过的确实没有发生过一样。

金鹏觉得自己扑对了方向,但球还在小禁区内,对方前锋冲了过来,己方后卫冲了过来,球场上所有人突然像被磁铁唤醒的铁器,铁刀,铁锤,铁钉,铁锯……速度不一表情夸张地被强力吸引,

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